

新民晚报

你以为你是谁

甘鹏

像我这种多少知道点拍电视是怎么回事的人,居然看电视看出眼泪来,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看的是央视近期播出的专题片《客从何处来》。

这节目原有欧美母版,叫《你以为你是谁》。中国版翻译,多了些诗意温柔,取自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节目嘉宾面对自己不知晓的家族往事,怀着好奇和畏惧,去挖掘、去探寻。

将我眼泪也看出来的这集,主持人阿丘带着“外公外婆是汉奸在马来西亚被处死”的隐晦说法,赴马来打探究竟。四处查询,外公外婆究竟如何被杀的真实已经淹没在岁月风尘里,甚至查不到他们的死亡记录。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历史写不下名字的底层华人割胶工。历史学者告诉阿丘:当年为了求生存,很多华工陷于多方势力的压迫下,枉死许多。汉奸不汉奸,追查不出来。倒是挖出一段往事:外公外婆是因广东家中艰苦才借钱到马来打工,一年年寄钱回家,还清债务。却不料突然横死他乡。他们的孩子,后来被带回了中国。

唯独留下了阿丘在马来西亚首次见到的姨妈——因她被卖掉,才换取了弟弟妹妹们回乡的路费。独自在没了亲人的马来,她寄人篱下,进福利院,被侵犯、得抑郁症、自强不息……如今人至晚年,是一个看上去木讷的老妇人——若然不谈及,谁知道这老妇人的背后,有怎样的惊涛骇浪呢。

关于祖先,我们的了解往往限于所接触过的不多的几位。我们作为孙辈和他们有交集时,他们已是行动迟缓暮霭沉沉的老人。可惜当时年纪小,很少有心思去听他们说年轻时的事,或者听了也不会真的懂。等到想知道,能懂得的时候,人往往不在了。而更远的祖先,更是消失在遗落的族谱、推倒的祠堂里了。看到节目中易中天熟知上下五千年历史却不知自己祖先的故事时,我亦深深惭愧。

我从没有见过我早逝的爷爷,他死在饥荒年代。听爸爸说写得一笔好毛笔字,家里也曾有很多钱装书。然而都烧掉了。我与爷爷的接触,是跟着爸爸去扫墓时所面对的孤独站在山岗上的一方墓碑。如果说我今天可以靠写东西养活自己,那是来自于爷爷的遗传。但我们没有见过面。妈妈常跟我说她也没见过的太爷爷的故事。20世纪初,山匪不断,太爷爷挑着茶油出门去做生意,险恶中求生存,养活一家老小。然而有次出门还没回来。是被抓了壮丁还是葬身枪火?找了几年没有下文,后来到处打仗也没人去找了。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勇敢的人,我有太爷爷勇敢的基因。我也从没见过他。

祖先活在我们的血液里、基因里。客从何处来?来自不可抹去与忘记的家族与历史。知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未来。

烈日当空,鸭小勇却一刻也没闲着,他到处搜集新鲜事,用秘制调料加工成美味,分给大家品尝。

“十辆鸡公车连环相撞,仅报废了九辆,为今夏鸡公车祸事中损失最小的一次!”

“大水冲了龙王庙,龙王全家被暴晒三天,身体缩水严重,体型变得如同泥鳅,但他们情绪稳定,龙威不减!”

“多家消防队失火,过路人纷纷用手中的酸梅汤救火,更有小童慷慨解裤撒尿,感人至深!”

“一只斑马酒后冲入戏院,踏死踏伤观众甚多,伤势稍轻者合力将斑马抬往诊所,凑钱为之疗伤,足见民风纯朴!”

“白胖子遗落金纽扣

一粒,万分沮丧,街坊四邻闻讯,纷纷解囊,或捐出毕生储蓄,或将眼下的棉袄棉裤典当,齐心协力,购得崭新的金纽扣,世风如此,大有希望!”

“若干兔子咬人,场面一度混乱,兔子恶行,举世愤慨!此事乃受海豚、犀牛、火烈鸟之唆使所致!”

……和往日一样,鸭小勇直说得口干舌燥。

有人端一碗盐水路过,鸭小勇不由分说,夺碗而饮,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众人劝阻不及,眼看着鸭小勇羽毛褪尽,变成了一只盐水鸭。

杨柳和梧桐静静地立在湖边,今天是比赛唱歌的日子,歌声来自他们身上的蝉。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终于知道了,天这样蓝,还有云朵停在上;知道了,知道了,我们终于知道了,湖这样宽,还漂过小船!”杨柳先唱。

“知足了,知足了,结束了多年的黑暗生活哟,阳光真是美妙;知足了,知足了,在新鲜空气里呼吸,直到生命的消

听说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又要来上海演出了,我不禁有点浮想联翩,不知对不对,就是今天的戏曲在不少地方都有点“遇冷”的情况下,独有天津的观众对戏曲的爱好仍然热情不减。现在在好多戏曲名家都出自天津。京剧就不用说了。比如曲艺(大鼓、相声等)自骆玉笙(小彩舞)、马三立之后,由老到小,在天津立足享名的又有多少?又如豫剧,去年来了个新秀曾昭娟,引起人们的“惊艳”。据我所知,还有王冠丽(可能记忆有误),早就是此中的领军人物。已故小白玉霜的许多豫剧录音都由她配像。有一次我还在电视里看她唱大鼓,师从骆玉笙,其造诣可是不含糊的。说到河北梆子,使人顿时想起那位把豫剧看得比天还大的女中豪杰裴艳玲,当然她已经来了。再往前追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最早也是唱河北梆子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河北梆子与京剧也是一脉相通的。演出形式几乎没有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指传统戏),就是唱腔比较高亢、粗放,表达人物感情表演直露,爽快一些。这次来的一位主要演员王少华是唱老生的,家学渊源。他父亲王伯华在世时悉心研究做

功,凡是别的剧种的名家在这方面有特长的都要登门求教,把本事学到手。听说他要帽翅的功夫就是向山西蒲剧名家张庆奎学来的,经他自己刻苦研练,把帽翅耍得出神入

《徐策》又从天津来

秦绿枝

化。单翅双翅,前后左右,忽上忽下,变化多端。他演的“跑城”则又体现了京剧麒派的风韵。传到他儿子王少华演出此剧,曾经特地来到上海向几位麒派名家讨教过。我以为麒派的“跑城”,看上去是展现走台步的功夫,或疾或徐,或张或弛,其实也是一种舞蹈。曾经听说周信芳先生当年就把交际舞“华尔兹”的步法也糅合了一点进去。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能表现出当时徐策兴奋而又复杂的心情,世代忠良的薛家后代终于领兵前来申冤了,当年自己牺牲亲生儿子换了薛家独苗的苦心终于得到偿还了,万恶的奸臣张秦要完蛋了,昏愤的皇帝如再不醒悟的话那就听凭薛家兵马在京城闹翻了天他也不管了……既要跑又

要唱,在京剧里这段唱很吃重,河北梆子想来也是。总之这场戏是对演员功力心力外加体力的考验,王少华正当盛年,一定不负众望。

整出的戏原来叫《薛刚反唐》,现在改名为《徐策》,也好,因为戏从头到底是徐策这位充满了正义感的老丞相在逆境中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跑城”之前,应该还有两场重头戏,即“法场换子”与“举鼎观画”。在京剧里,这是谭余派老生的代表作,尤其是“法场换子”里的大段“反二黄”,要自始至终唱得神完气足力度不减是很难做到的。近年只见王珮瑜唱过。不知河北梆子唱来又是怎样的风貌?

在京剧里,从前把“换子”“观画”“跑城”连在一起演,前面再加上“闹花灯”后面加上薛刚兴师等情节统称《薛家将》,是聚集了众多好角儿的群戏,很热闹。还有《杨家将》《岳家将》等,都反映了中国古代爱国将领虽有赫赫战功,却因奸臣陷害昏主信谗落得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人们爱看这样的戏,是怀有才艺的演员都能在戏里各展所长,唱是唱、做是做、打是打、非常过瘾。还有就是能回顾历史,体会人情,想想蛮有意思的。



这是古印度《五卷书》故事集里的一则故事:很久以前,在印度恒河边的一修道院里,住着一位名叫耶诺婆基耶的族长,有一天,看到自己和太太一手领养大的女儿诺健那已到了十二岁,他若有所思和太太说到:女孩子有月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做父亲就要给她找丈夫,门第相当,财富相等,一个吃饱一个挨饿就不行。从流传于公元一世纪前的这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了印度婚姻很久以来形成的门当户对的那种传统。

印度的婚礼文化和形式的浓墨重彩,决定了它的丰富多样性,有钱人一掷千金去五星级酒店或去海外办奢华的婚礼,没钱的也倾其所有办上一场体面的婚礼,“再穷不能穷婚礼”就是这国度由来已久的传统。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摄影要做“减法”,而在《印度婚礼》的这组照片中,我反其道行之,把传统摄影上的“减法”,变成了“加法”式的摄影绘画语言。照片中,运用了色彩学的原理,大胆巧妙地选择大面积的红与金黄基调,来烘托这对名门望族婚礼的浓烈气氛,使人感受到富贵之气和强烈地域感的印度婚礼文化;同时,恰到好处地通过冷、暖色调对比,为避免婚礼上人物造型的单一和空乏,还采用了叠加法,将印度文化中的大象图腾、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叠加组合,把婚礼的场景描绘成物欲文化和奢华符号很强的拜物空间,让大家看到了印度上流社会炫耀财富金钱与地位的真实影像。此外,多次曝光、渐近化的重叠以及照片后期制作等手法的运用,让形式很好的服务于内容,力图更深刻和完整地表现出《印度婚礼》的主题。

七夕会摄影故事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终于知道了,泥土的深处,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知道了,知道了,我们终于知道了,清晨的树叶上,挂着美味的甘露!”杨柳又唱。
“知足了,知足了,这一生总算也飞了一次,尽管不高也不远;知足了,知足了,这一生总算唱出心里的歌,尽管没有多少天!”梧桐再唱。
……和往年一样,裁判还是哈喇。
去年是杨柳得的第一名,那今年就该是梧桐得第一名,他们轮着得第一名,每年都很开心。

到过上海的人,一定都还会记得早些年那些架在屋檐下的晒衣竿。走在老上海的马路上,不论眼前有多热闹:车水马龙,人声熙攘,只要你一抬头,就能看见沿街窗外一排排的晒衣竿,它们一根挨着一根,架过一条街弄又一条街弄,挂满五颜六色的衣衫,随风飘动着,犹如黄浦江上那些外国轮船上扯起的万国旗,成了一道别开生面的风景线。
烈日炎炎的中午,当你走进那些头顶上晒满衣裳的弄堂,斑驳的阴影,会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如若巧遇刚刚有人在晒湿衣服,偶尔还会飘落一两滴夹着漂白粉气味的水珠儿。夏日天气多变,俄顷黄浦江上乌云翻滚,一阵急雨扫过来,弄堂里千家万户的窗口即传来一片收衣声,噼噼啪啪一阵子竹竿子乱响,好比弄堂里奏起交响乐。

江南多雨,梅雨季节里万物阴湿难耐,晒衣服的绳子都会烂掉,铁丝也会锈得一塌糊涂,唯有竹子晒衣竿,光滑干净,不锈不蚀,就成了家庭主妇们的青睐之物。上海是国际

上海的晒衣竿

禾豆
大都会,号称“十里洋场”,从不乏高楼大厦,花园洋房,但更多的平民百姓却拥挤在那一条条不完、走不进的里弄里,许多人家共用一间灶厨,倒马桶也要排队,亭子间里打地铺,常常是刚伸开腿,头已触着天花板了。尽管如此,勤劳的家庭主妇们依然每日将那两根晒衣竿挂得满满的,在清贫的生活中将大人和孩子的衣服洗浆得干净挺括,争得那份上海人特有的人前之体面。好些年

又到考试季。小升初的各种面试已陆续开始,随后就是中考、高考,说两件与考试有关的历史。

近日读《凌霄一士随笔》,读到两个小故事。故事一:雍正年间,福建学政翁鸿图,他的小妾与仆人勾结作弊,把考试内容贴在背后的补褂上,仆人转给行贿索题的士子。虽然翁学政并不知情,但责任难免。事发,被雍正帝腰斩。俞氏被斩时,以手自濡其血,连书七个“惨”字。故事二:咸丰帝时,科场风纪松弛,咸丰帝有意诛杀柏俊一千人整肃风气,但感到柏俊是名望威重的宿老,官至宰相,本想宽宥,于是向大臣肃顺发问:“宰相可杀乎?”不料肃顺亢声相对:“此非杀宰相,杀主考也。”咸丰帝没办法,只好含着眼泪同意了。

肃顺的意思是说:宰相犯错误,可以宽宥;但主考犯错误,不可宽宥。这是为什么?宰相犯错误,只会影响到一时一事,而学统坏了,就坏了道统,最终将影响到政统。政统还要不要,肃顺的意思是咸丰自己看着办。在清朝,封建皇帝也是这般地重视科举风纪,科举给了普天下士子平等的机会。

大凡考场风纪不再,往往与当时当地的政治不良有关系。相信“苍蝇”“老虎”齐打的当下,各种利用权力作弊的行径,会收效许多。即便制度建设还没跟上,震慑的效果也不容小觑。

说起那个雍正手上被贪图利益的小妾害了的俞学政,是有点冤枉。他又没有做坏事,妾做恶,他并不知情,却要受斩刑,难怪他要满书书怨。但是,如果给他减刑,雍正帝又何以力挽学风之颓废?看来,在清代,单看雍正、咸丰二朝,“领导干废”教育约束子女人家,也是轻慢不得的,否则,杀身的祸殃可至。柏俊官至宰相,算得上是“大老虎”了,不也被打了么?一个社会要树立自己的价值观,讲公平正义,不论官至哪一级,有问题就要查办。这说到容易做到难,正因为不易,所以这反腐的决心,才更难能可贵。



今宵灯谜

张文元
棍棒之下,顺从是假(四字市招)
昨日谜面:都教授(四字篮球术语)
谜底:一传一切(注:传,传授)

宰相不死考官死

秦丹